



# 桐花

| 王士龙

清明将近，闽南乡间的白花泡桐急不可耐地盛开了。由低到高的树冠上，米白色的花朵簇拥成串，每一串花枝都由下往上次第开放，犹如逆流而上涌动的雪浪花，覆盖了整片树冠。其香气含蓄悠远，清新怡人，盛开时几丈内都氤氲着它独特的气味，远远就可以闻到随风飘散的袅袅花香。

与《周书》“清明之日桐始华”的记载相比，桐花花期已经有些提前，跨时更长。然而，一提到桐花，人们望文生义，可能都以为是梧桐之花。实际上，清明前后盛放的桐花，以及中国古代文学或典籍里的桐花，绝大多数都是特指泡桐花，而非梧桐花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泡桐确实占有一席之地，在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泡桐木是制作弦乐器的理想面板，有“桐天梓地”之说。早在两千多年前，《诗经》就有“椅桐梓漆，爰伐琴瑟”的诗句。相传西汉司马相如工琴，多以蜀地山野间泡桐为原材料制琴，人称“蜀琴”，名重一时。东汉蔡邕曾从烈火中抢救了一段音质奇特的泡桐木，制作成七弦琴，这便是“中国古代四大名琴”之一的“焦尾琴”。

泡桐最具文化内涵和情感象征的还是桐花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，它既是节候之花，又是友爱之花，也是爱情之花。

俗语云：“花木管时令，鸟鸣知四时。”古人认为，从小寒到谷雨有二十四番花信风，桐花排在第十九番，为清明节气三候之首，是仲春转向暮春的典型时序物候，是春到深处的标志。桐花花开时，春光旖旎；桐花满地时，春归无觅。因此，古代羁旅思乡的诗人时常将桐花和子规啼鸣、暮春风雨等意象放在一起，

借以抒发伤春之情。宋代林表民的“客里不知春去尽，满山风雨落桐花”和元末明初刘崧的“一月离家归未得，桐花落尽子规啼”流露的正是这种凄美与哀愁。

桐花被称为“清明节气之花”，花开时正逢寒食、清明这两个追思和缅怀的传统节日，难免平添了几分哀伤和凄凉。清明一到，似乎连桐花花瓣上那一抹淡紫色和花朵里的紫色斑点，沉淀的都是紫色的忧伤。张浚川的“火冷烟青寒食过，家家门巷扫桐花”和白居易的“忽见紫桐花怅望，下邳明日是清明”诗句都隐约可见这一丝丝淡淡的哀思。

真正提升了桐花文化品格，赋予桐花精神内涵的人是元稹和白居易。在唐朝诗坛，元白两人的交情为人称道。两人交往近三十年，情谊深厚，共有逾百首彼此唱和的诗歌。在这些唱和诗中，桐花出现的频率极为惊人，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桐花已经成为他们精神的寄托，既慰藉了彼此的心灵，又隐喻了孤傲坚贞的人生态度。其中不乏“我在山馆中，满地桐花落”“桐花半落时，复道正相思”这样的名句。只可惜，吟咏桐花最有名的诗句却是“桐花万里丹山路，雏凤清于老凤声”，那是李商隐对少年韩偓的赞许和怜爱。

唐宋时期，“桐花凤”之说广泛流行，人们把它当作祥瑞之兆和爱情之鸟。唐代张鷟《朝野僉载》记载：“有冠似凤，食桐花，每桐结花即来，桐花落即去，不知何之。俗谓之‘桐花鸟’。”桐花凤又名么凤，是一种美艳的小型禽鸟，从五代黄筌《写生珍禽图卷之桐花凤》可以推测，应为绿喉太阳鸟或蓝



喉太阳鸟。清初诗人王士禛曾填一首《蝶恋花·和漱玉词》，词中有“郎似桐花，妾似桐花凤”一句，将男儿比作桐花，将女人比作桐花凤，艳压一时，人称“王桐花”。桐花怒放时，凤自伴随；桐花落尽后，凤亦远走。

但在我眼中，泡桐是男子汉的树，桐花更是大丈夫的花！泡桐从不择出处，也不问出处，它自生自长在乡间贫瘠的野地、道旁、桥畔、堤岸，随处开枝散叶，豪放不羁。它树形高大，树冠铺展，身姿壮美，气宇轩昂，卓尔不群。它有桀骜不驯的血性，但也有容忍弱小的柔情，各种植物都可以在它的树下和谐共生。

桐花淡泊名利，不与桃李相争，独守一隅“自开还自落”，如归隐林泉的高士，超然物外，宠辱不惊。桐花不惧严寒，似乎还和春寒有着约定，春寒来时桐花开，春寒隐退桐花落。当它初绽时，花苞从橄榄绿的蓓蕾里爆裂，花

骨朵就像拳头一样要砸开混沌，英气逼人。桐花朵朵硕大，凌空怒放，形似吹响冲锋号的喇叭，上演着春日最后的压轴大戏。桐花的花期和木棉花相近，同木棉花的颜色光鲜相比，桐花显得很黯淡，淡黄底色的花朵好似泛黄的陈年白衣，长得朴实无华，但汪洋恣肆的阵仗和气势却完全盖过木棉花。当它凋零时，掷地有声，“啪”一声就干净利落地坠地，一离枝就不带眷恋。绝不像那些轻盈的花朵，盘桓飘转，心不甘情不愿落地却还留恋枝头。

壮哉，桐花！看惯尘世的起落和生命的离合，却活出冲天的豪气和无边的自在！“杜鹃声里桐花落，山馆无人昼掩扃。”春将归去，桐花半落，细听桐花坠地的声音，原来心间真的会有回响！

# 唤醒黎明的美容师

| 曾耀文

城市的美容师。

清洁工们，你们用勤劳的双手，扫去了街道上的尘埃与垃圾，为城市带来了洁净与美丽。你们用辛勤的汗水，浇灌着城市的每一寸土地，让这座城市焕发出勃勃生机。你们的付出，虽然默默无闻，但却无比伟大。你们用自己的行动，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无私奉献，什么是真正的敬业精神。在你们看来，城市的美丽，不仅仅在于高楼大厦的林立，更在于每一个细节的整洁与有序。你们宁可一人脏，也要换来万家净，这份无私与奉献，让你们的职业变得神圣而崇高。

你们是东方的启明星，当夜色退去，你们便悄然升起，为城市带来

光明与希望。在你们的努力下，城市的街道变得干净整洁，空气变得清新宜人，花儿也开得更为鲜艳美丽。你们的辛勤劳动，不仅美化了城市的环境，更提升了城市的品质与形象。你们是城市的守护者，是城市的骄傲，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和学习的楷模。

在城市的街道上，每一朵花儿都为你们绽放笑颜，每一只鸟儿都为你们唱响赞歌，每一棵绿化树都排队向你们肃立致敬。你们用汗水浇灌着城市的美丽，用双手描绘着城市的未来。你们的付出，让城市更加温馨、更加宜居。让我们向这些默默无闻的清洁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

# “虎”视眈眈

| 李宣华



可是没几日，又见枫树杈上“虎”视眈眈的犀利凶光。眼见叫父亲拿铳吓“虎”无望，细心的母亲通过观察发现了一套以鹅护雏的经验。家里特意养了几只大鹅，刚孵出的鸡雏、鸭雏就由它来保驾护航。这几只鹅倒是听话，起初还想“显老大”推脱使命，被母亲拿着扫

帚教训了几次，就和鸡雏、鸭雏形影不离了。别看只是几只鹅，这可绝不是好惹的主，时不时总要朝着那“虎”视眈眈的方向伸长脖子叫嚣几声，仿佛在警告“飞天虎”切莫不识抬举。

家鹅尽职尽责，可是调皮的鸡鸭还是时不时就走散了，隔三岔五总有

“血案”在鹅的周围发生。智慧的乡亲们又想出了新招，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，树上穿着各种色彩装扮的稻草人。这是管用的，与人的智慧相比，“飞天虎”毕竟只是一只会飞的老鹰。

有一天，我正吃早饭，听到邻家院子传来热闹的欢呼声：“缠住了，缠住了。”一家人立马放下手中碗筷，去看个究竟。原来，邻居大叔早晨去收渔网，把鱼解下后，没把网收下，一只在屋后盘旋的老鹰看到渔网的背后有一只悠闲觅食的小母鸡，便如同利剑一样，呼啸而下，撞入了网兜，越缠越紧。孩子们争相拿着石头木棍要上前敲打，却被大人们此起彼伏的声音喝住了：“莫要伤它命，莫要伤害它……”

就这样，“飞天虎”被放生了。孩子们期待“飞天虎”能知恩图报，给村里带来一些安宁。哪知，没几日又见“虎”视眈眈的景致。多年来，很多孩子都和我一样，有问过家中大人，为什么不把老鹰给逮了吃了。村里的乡亲话语朴实，有的说“飞天虎”是吃老鼠保护庄稼的高手，有的说“飞天虎”是吃蛇高手，能保护村民免遭蛇害，答案五花八门。我父亲说的话，我小时候就觉得最不靠谱。他说，“飞天虎”是“虎”，能护住村子上方的一片天。

不过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愈发觉得父亲说的话在理。



# 小镇中山街

| 李少许

在小镇生活了快半个世纪，都没有用心地端详过中山街。它位于小镇的东北侧，南至尚大公园，北到镇政府，东西贯穿整个小镇，小镇并不大，中山街是主要的交通要道，也是进入小镇的必经之路，从古至今，中山街就是小镇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见证着繁华的过往、推古望今，也是现在繁荣鼎盛之所在。

中山街从小镇的客运中心开始。随着私家车的盛行，客运站失去了人声鼎沸的时代。以往中山街的起点常常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，在客运站街旁站着一排摩托车载客师傅，还有炸粿、煎海蛎饼的摊位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而现在却寥寥几人而已，不再见往日客运拉客的冗杂，一切都已归于平静。

顺着中山街往下走，两边的店铺开始繁华起来，精致的装修，古色古香的店门，无不透露着小镇的繁荣。小镇的建筑风格原本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吊脚洋楼风格，在2000年后，由于千年古镇大改造，很多原先民国风格的洋楼逐渐被现代的店铺平板房取代。民国时期类似厦门中山街的样貌已不复存在了，但曾经的繁荣昌盛还是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中山街的店铺种类很多，有衣服店、烧烤店、修车店，还有便利店，吃的、用的应有尽有。小镇最吸引人的是特色的炒米粉店，这是地方的土特产。虽然中山街的店铺换了改，改了换，但唯一不缺又不会倒闭的，就是小吃炒米粉店，几乎每隔五六个店铺，就有一家炒米粉店，遍布整个中山街。走在中山街上，米粉的香味，常唤醒胃里的馋虫，你随时都可以走进一家小吃店，品尝一下这里的炒米粉，价格并不昂贵，整条街价格统一，只需花上四块钱，就可满足味蕾，真是经济又实惠。

中山街最繁华的部位，也是小镇的中段，这里叫卖声四起，由于商品经济繁荣，又是主要的交通要道，因此，每到逢年过节，这里就拥堵不堪，常需要城管来维持秩序。所以我们平日想要逛街游玩，就会避开这一段路。这块黄金地段，还有个历史悠久的名字叫四角井，四角井原本有一口井立在街中心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也移出了人们的视线，但它的名称还一直沿用至今。四角井其实是口浅浅的枯井，是用花岗岩做成的，坚固无比，记得小时候我常跑去四角井玩，在井上爬来爬去，由于这口井的高度并不高，所以成了我们的娱乐场所，但大人们若是知道我们跑去四角井玩就会责备，毕竟那里交通比较复杂，危险指数高，后来成了小朋友们望而生畏的地方。

这生生不息的中山街，被子孙后代代代传承，虽没有大城市街道的宽阔和绵长，但其小巧且有特色，每每让人心生爱怜。在每个月起月落时，成为游子们深藏在心底的乡愁，让人久久难以忘怀。



# 雨点韵脚(外一首)

| 金文

滴滴答答的雨点  
比手机的铃声还脆亮  
许多隐语都在其中  
一见面就很亲切的山  
正缥缈着云雾

鸟鸣啾啾，田野幽静  
为一场雨而来  
内心的伤感由雨点传达  
一点一点，从远而近  
从上而下，把一下午的网气  
统统砸碎

从窗内望去  
湖，在雨中模糊  
山，在雨中朦胧  
踩着理解而来的雨点  
不需要什么承诺  
不需要哭声和感叹  
只找准他自己的位置  
落下来

## 雨夜读村志

窗外，雨水嘀嗒作响  
屋内，台灯照亮一本村志  
那些关于族谱的岁月  
在灯光下一一闪现

终于知道，我的姓氏  
从二维码的电子文档里跳出  
我的文字  
正如那些轻轻敲打  
难以入眠的雨点

那山脉，那古道，那溪流  
随雨声渐渐清晰我的显示屏  
九十九间房的土楼仅存石拱大门  
精准扶贫的攻坚战  
贫困村如期全部脱贫

我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  
指尖划过血脉相连的大山  
蜿蜒的溪流依旧流淌  
勤奋耕种的月光



村里的“老虎”会飞，“虎患”频频。鸡被吃了，鸭被吃了，一头小猪仔也被咬去了尾巴。那“虎”杀气腾腾，时常在我家对面山头的一棵老枫树上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，目露凶光，警觉地注视着山脚下的畜禽，伺机攫取。怎么办是好？

这“老虎”就是老鹰。我那福建山村老家的乡亲，习惯唤它“飞天虎”，或索性“飞天”也不用，让其与“山林大王”老虎平起平坐，直呼其“虎”。据村中《李氏族谱》记载，咸丰年间，在村里发现过其踪迹：一头大老虎到村头猪圈捉猪，结果被一只看家犬发现，唤来村中众多凶犬，展开犬犬大战，斗了个昏天暗地。结果，这恶虎美餐没吃着，却真真正正领教了一回“虎落平阳被犬欺”，带着伤痛灰溜溜地逃窜山林。此后，村中再也不见老虎的踪迹。

老虎不来，“飞天虎”却从来没消停过。家里的一窝鸡，从三月份15只，到五月份只剩下一只母鸡孤凄凄地带着一只小鸡。更恼人的是，“飞天虎”这厮肆无忌惮，叼走鸡飞得远远地吃还好，它偏偏飞到离我家木屋不过四五百米远的山头老枫树上，大有叫你看你能怎样的挑衅气焰。

那时，村里搞民俗活动，驱邪驱灾、祈福纳吉，总要放三响“朝天铳”，用以“震慑山魃”。父亲也有一把“朝天铳”，火药上膛，朝天点燃引线，“砰”的一声震天响，吓得我们这些早已躲得远远的孩子们屁滚尿流。那“飞天虎”也不例外，闪入深山老林，半天不见踪迹。